



红色的乌兰察布

□郭雪波

我们追随着风的脚步,走进了乌兰察布,这片紫红色的土地。

乌兰,指红色,很多人都知道;察布,直译应是裂口,后来泛指山口。广袤的大地身上,总是分布着各式裂口,长的短的,斜的正的,深的浅的,颜色也各有不同,黑的蓝的,黄的红的,白的绿的,不一而足。也许是那一阵阵吹过的猛烈天风吧,生生把苍青色的阴山山脉给撕开一个大裂口,如同野狼从一只横卧的羊身上活生生撕开了一条长口子一样。于是,体内鲜红色的血汁流淌出来,染红了整条裂口,很长很大。当你远远望向这条漫延的山口,就会发现,那满眼的涸涸赭红正向着天际慢慢熏染过去,永无尽头。当然,专家们会说,亿万年前的地壳裂变动,赭红色的火山岩浆从海底喷发而出,形成了这里北纬三十九度一带绵亘的阴山山脉,遗留下一条赭红色山口,永远凝固了它的神秘和厚重。

也正是吹过荒原的这烈风,日日夜夜吹洗着这条红色裂口,如同护着一位美丽少女一般,为其梳理打扮,洗涤千万年来沉淀的污垢,使其变得更加鲜艳、通畅。而对人类来说,横亘山脉的那条裂口通道,正好被视为天赐的出路,成为开拓新疆域的引航线。人类的脚步,历来是沿着这样的通道航线,抵达新的彼岸、新的领域。于是,为了这条连接长城内外、漠南漠北、河上河下的通道裂口,人类部族之间的争夺几乎进行了长达数千年,你进我退,你走我入。正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红色山口,流水的部族争战。在那一脉血红色山岩上,更换过多少面霸王旗,只有风和那一道火红色的山脉如故。

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内蒙古草原是中国历史的后院。

公元4世纪中叶,一支铁骑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叫作嘎仙洞的山洞出发,一路向西南进军,横扫柔然草地,踏平突厥大漠,左冲右突,东吞西联,终于,脚步停留在阴山下敕勒川,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黄河之滨富庶之地扎下营盘,创建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跨长城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代国,鲜卑人王朝。在此基础上,这一族鲜卑人进而开创了统一整个北方的更大的北魏王朝,建都于盛乐城即如今的呼和浩特东南和林格尔,和林

之意会为盟,由词根“胡日林”意思为“会的”而来,格乃宫殿,开国皇帝名曰拓跋珪。他们野心很大,为人主中原,从盛乐城迁都平城即大同,后经谋略很深的冯太后筹划,再度携儿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马踏中原,一时风光无限。最后,还是为了融入中原文化以便统治管辖,拓跋宏把鲜卑八部姓氏全改成汉姓,如穆、陆、刘、楼、贺、兰、羽、库、奚、于、杜、嵇、甄、越等等。鲜卑人口原本就不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交融中,北魏这支鲜卑人就完全融入了中原汉姓的百家汪洋中,就此失去了踪影。

中华民族血统越发丰富了。部族群体纷纷迁徙挪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功当数北魏鲜卑王朝莫属,真可谓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纷乱如麻。而如今人们记住的,也就是北魏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两座艺术瑰宝了。我去洛阳时曾拜谒过拓跋珪的后人拓跋宏的荒冢,埋于洛阳北郊一片乱草岗上,那里就是著名的邙山一带了。没有显赫墓碑,没有豪华装修,拉铁丝网围着一座大土冢,一块小木牌歪戳在野草中,要不是作家千夫长兄弟带路,我是根本寻不到这里来的。来自北方草原的大可汗静静睡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下边,倒也安然,无人打扰。纷扰的历史早已过去,岁月湮没了一切,被遗忘又该如何?不过,洛阳人拿拓跋宏开凿的龙门石窟,揽尽天下声誉,把石窟包装得如天官殿灿烂,这也是实情,也是一种记录。

我们的车,正驰骋在当年北魏王朝的土地上。荒原,无限辽阔。

拓跋珪,就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乌兰察布市文联主席对我说。

哦?不远是哪里?
凉城。我家就在那里。离这儿也就是上百里路。啊,拓跋珪,北魏开国皇帝!我忍不住感叹。其实,历史往往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脚下,只是我们浑然不觉而已。灿烂的历史后院,尽管杂草丛生,但红色山口和黑色土地仍旧是永恒的。

车拐进一条岔路,断了我的思绪。
眼前出现一座村庄,整齐划一的三五排红瓦平房鳞次栉比,干净整洁。村委会门口,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们在迎接大家的到来,还有从乡里县里起来的

人,十分热情。大家鱼贯而入,不大的办公室和连接的展览室里一时间挤满人,热气腾腾。这村是乌兰察布察右后旗大六号镇丰裕村,是精准脱贫的乡村建设示范村。马铃薯一亩能产两万斤,听着都惊人。我们这一行,之前参观过“集宁战役”纪念馆和乌兰察布文化历史博物馆,现在听着该村精准扶贫的示范事迹,甚感这片土地自古人杰地灵。展室里人有些热,我悄悄退出来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一平在门口抽烟,肖勤在外边打电话处理着家那边传达十代会精神的事宜,还有几人在浏览走廊橱窗图片。

村委会的这栋楼进门走廊上,迎面置放有一张小桌,后边坐着一位中年妇女。高鼻梁,阔额头,细长眼睛,黑红长脸庞,骨骼和脸型不似常见的汉族和蒙古族那种平脸或圆脸。我好奇,跟她搭讪。

大妹子,贵姓啊?
免贵姓贵,哦,抱歉,姓魏——她有点慌乱。我笑了,她也笑了,逐渐恢复常态。
坐在这张迎门的桌位,专是迎接来人的吧?
是哦。

村妇联主任?
不是,我是村委会主任。她变得大大方方,不拘束了,说话带着方言味道。

真是人不可貌相。我重新认真打量起她,并抱歉说,失敬,失敬,你带领村民干得不错啊,脱贫不容易!

有驻村干部,还有镇旗党委的领导,有好政策,我就是带领大家好好干呗。

正想跟她继续聊天,跑来驻村的一个年轻女大学生,就把这位魏主任给拉走了,说是要安排几个村民家,让我们入户采访。我有些遗憾。

接下来大家被领进村里两家,入户感受,果然是脱贫小康模样。

离开时,魏主任送我们出村来。我逮住短暂机会,继续刚才那段没完成的聊天。我问她几个孩子,在村里还是出去打工了。她说有两个儿子,都在外边呢。我问在哪儿,她说,大的在上海机场,二儿子在山东寿光。她坦坦荡荡的样子,很是朴实可亲。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看着她就像老家的邻家大嫂。

儿子在上海机场上班,不简单呀!我称赞。

我的两个儿子,都送去当过兵,大的转业后就去了上海机场当保安,还娶了当地媳妇在那儿成了家。二的在山东寿光,那是著名的蔬菜基地,也在当地娶了媳妇。

魏主任脸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很是知足的样子。

好嘛,魏主任教子有方啊!
我家男人也当过兵呢,农村人当兵算是不错的出路了。见了世面,也得到了锻炼,不走歪路。

车开动了,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着手,在烈风中。看着她的高鼻梁阔额头长条脸,突然想起在这一带出生的那位北魏皇帝拓跋珪。她姓魏,难道她跟北魏鲜卑人有血缘关联吗?

我哑然一笑。心想,一切皆有可能。

红色山口乌兰察布,红色脸庞的劳动者魏主任。我不禁想起她是两个军人的母亲,脱贫示范村的领头人,她和他们才是这片红色土地的真正主人。

以文学记录乡村振兴

岸的乡亲过渡,大老远就边跑边喊,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喊话内容,大多数是招呼手,循着渡口的方向,一个劲儿地“哎—哎—哎”,眼尖的船夫多半会明白那人是赶着过河,就会站在船头,收起撑船的木篙,含着烟卷,半眯着眼睛,让木船缓在水中。

船夫不急也不慌,过渡的都是一河两岸的乡亲,赶集的,走亲戚的,进城看病的,送娃上学的,出门打工的,去邻村请木匠为即将出嫁的闺女做嫁妆的……船上总是热乎的,大家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上船,递给船夫一根纸烟,就算是亲热地打招呼了,一根含着,顺手点燃,吧嗒吧嗒地抽着,多余的则夹在耳根背后。大多数时候,船夫并不需要摇桨划船,船上的乡亲搭把手,船就在水面上荡起来。船夫只需要在木船靠岸时,握起三两丈长的竹篙,使劲点向水中,人和水的语言和口令,尽在不言不语的竹篙落水那一瞬。人在船里,船在水上,水在山中,山,水,人,在这一刻都融为一体,被这小小的一只木船所承载。

接过渡渡线,船夫也不清点,大大方方塞进口袋,也有乡亲歉疚地道一句,进城办事钱花完了,下次过渡补上?船夫一笑,点点头,应声道,先回,先回,莫事,莫事,下回再说。船夫并不吝嗇,善解人意的笑脸背后,是朴实本分的庄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待乡亲们陆续下船离岸,船夫回坐在船头,望着粼粼河水,望着一个个远去的背影,望着又一波打老远跑来的男男女女,望着离自己不远的家,他们目光柔和,思绪悠长。日复一日,船夫用一只不大的木船,渡乡亲,渡生计,也渡风渡雨渡年景。每年腊月的最后几天,附近的教书先生会裁了红纸,用浓墨写上出入平安、风调雨顺、码头迎春之类的楹联送到船上,权做拜年的一份礼物,也暗含着大家的美好祝愿。乡亲们认为,船有灵性,重情感,是远亲也是近邻,泊在每个人的心间。只要人心风平浪静,码头就是安稳的,就是平安的,也是祥和的。

多少年后,船夫老了一河两岸也次第架起一座座大桥,但昔日的古渡留存清晰可辨,那里有人的脚印,船的脚步,水的脚印,有岁月或深或浅的脚印。乡亲们依然会记着那个近水的码头,记着那一脸沧桑,或坐在船头张望,或扶着木桨欢迎八方来客的船夫,直到久远。



黄河口的树

□王明新

有位诗人曾饱含深情地写道:“这儿/很少刮风/一年只刮两次/一次刮半年。这儿/刮的风很小/连一片秋叶也掀不下来/这儿没有树。”诗人所说的“这儿”,就是位于山东省垦利县境内的黄河入海口。的确,这儿地处渤海湾畔,常年被白花花的盐碱所覆盖,曾几何时看不到一棵树,同时,这儿也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胜利油田所在地。但是,沧海桑田,曾经没有一棵树的黄河入海口如今早已绿树成荫,成为镶嵌在渤海湾畔的一颗绿色宝石。但人们永远也忘不了三种树,它们栉风沐雨,扎根盐碱荒滩,守得住贫瘠,耐得住寂寞,不怕水淹,不惧干旱,抵御潮袭,抗击风暴,它们的性格和品质像极了工作和生活在这儿的石油工人,为共和国这片最年轻的土地站岗、守望。它们分别是柳树、刺槐和白蜡。

柳树

说这片土地最年轻,是因为大约在200年前这里还是波涛滚滚,一片汪洋,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一寸寸将这里变成了新的大陆。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片黄土地上覆盖着的曾是怎样的波涛汹涌,大片苦咸。每年春天,厚厚的盐碱如霜似雪,在阳光下发出冷冽的炫目的光。一场接一场的春风带走了泥土中不多的水分,让它更加贫瘠、干渴。因此,除了芦苇、红柳等耐得干旱和盐碱的植物外,这里几乎寸草不生,更难看到一棵树。“晴天白茫茫,下雨水汪汪,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曾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

说这儿没有树,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有一种树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它们不算这里的土著居民我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在这里落户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它们是最早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它就是柳树。1975年,我有幸加入石油工人队伍的行列,成为一名石油钻井工人,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而我的先辈10年前就在这里升起了第一缕炊烟。这个叫作“东营”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小移民村,却被石油工人亲切地称为基地,因为它是胜利油田会战总指挥部所在地。当时,映入我眼帘的除了一条光秃秃的街道和一些低矮的平房外,我没看到哪怕一点点绿色。先生产后生活,那时候国家建设急需石油,石油工人根本无暇绿化自己的家园。但后来我还是看到了几棵老柳树,它们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树干弯曲,枝叶稀疏,样貌古怪,老态龙钟,它们脚下是一条几乎深不见底的水沟,显然它们很早就来到了这里。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石油工人开始美化绿化自己的家园,他们最早选择的树种依然是柳树。通过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东营街道两旁开始出现了成行的柳树,只是每到秋天,树叶落尽,绿化工人就会砍去树上所有枝杈,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树干单影只立在街道两旁,但是到了来年春天,被砍掉旧枝的地方就会发出嫩芽,长出新枝。据说,如果不砍头,树很容易死去。因此在冬天的街道两旁,人们看到的是一行行“无头柳”。当然这样的景观早已成为历史,如今越来越多的树种在黄河入海口安家了。

柳树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旱柳、垂柳、龙须柳等,但无论是哪一个品种,它们都有着超强的生命力,其它它们繁育后代的能力更是别的树种望尘莫及。每年春天,柳树都会生出柳絮,也是柳树的种子,柳絮成熟后随风飘飞,也把自己的后代送往四面八方,甚至漂洋过海,飘向全世界。由此我又想起了海滩上那棵孤零零的老柳树,它也许就是随着黄河水从祖国的大西北一路穿峡过谷、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之后,生根,发芽,在海滩上长出高高一蓬绿色!

唐代诗人贺知章有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的就是此物。

刺槐

东营、河口、孤岛、孤东、桩西,是黄河入海口的中心地带。如今在孤岛,每到春天,仿佛是一夜之间,十万亩刺槐林瞬间绽放,串串槐花如漫天飞雪,无孔不入的香气让人陶醉。成群结队、三三两两的人来此赏花,追赶花季的放蜂人也追着这香气,他们从四面八方如约而至,在刺槐林中安营扎寨,酿造又一年的幸福和甜蜜。期间,采油队、压气站的姑娘去采蜂蜜,钻井队、作业队的小伙子也去采蜂蜜,在刺槐林的深处,伴随着花香鸟语,每年发生过多少比蜂蜜更香更甜的爱情故事,谁能说得清?

据有关资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孤岛地区还荒无人烟,是山东有名的“北大荒”。1959年,原济南军区看中这里的环境和气候,最早

在这里建立军马场,战士们风餐露宿,种下一株株刺槐的幼苗,撒下一粒粒紫花苜蓿的种子,开辟牧场,是这里最早的拓荒者。1960年1月,共青团山东省委委员济宁、青岛、惠民、菏泽、昌潍(潍坊)、烟台、临沂七个地市的3000多名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开赴孤岛地区,植树造林。尤其是1976年至1985年间,原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的广大官兵和孤岛镇的干部群众,采取人工种植与机械撒播相结合的方式,播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种子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一个十万亩亩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是槐花盛开的時候,小小的槐花曾拯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即使富裕起来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槐花情有独钟,他们把新鲜的槐花采摘下来,洗净,拌以玉米面入锅蒸熟,晾凉,拌上香醋调制的蒜泥,佐以盐和香油,就做成了一道独具浓郁农家风味的美食。一年夏天,我和家人去沂蒙地区旅游,中午在一个农家开的小店吃饭,坐下后店主给我们每人冲了一杯茶,茶入口香味浓郁,回味无穷,经询问才知道是槐米茶。槐米即槐花尚未绽放的花骨朵,经炒制而成。槐米茶不仅好喝,还能解暑散火,是一款很好的茶饮。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上世纪90年代,孤岛槐花节诞生,后来演变成了诗歌节,起初由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文联举办,之后是东营市作协举办,再往后成了全国性的诗歌盛会。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全国的诗人或乘飞机或坐高铁或自驾车,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云集孤岛,夜幕降临,秋风乍起,点燃篝火,打开啤酒,诗人们开怀畅饮,然后,慷慨激昂,吟诗作赋,篝火的热情与诗人的激情一起燃烧,槐花的香气与啤酒的香气共同飞舞。

在黄河入海口的中心地带,孤岛是其他几个地区的异数,这也是人们选择在这里植树造林的主要原因。别的地方土地终年被盐碱覆盖,只有孤岛灌木丛生,绿草茵茵,鸟语花香。是常年奔流不息穿孤岛而过的神仙沟带走了这里的盐碱?还是逐渐浪滔的黄河水格外眷顾孤岛,把从远方带来的泥沙在孤岛淤积得更加丰厚?不得而知。但这并不是说大海的痕迹在这里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孤岛的刺槐林有一种特殊现象,刺槐每长到一定年数就会突然大片死去,据说这是因为它们的根系穿过黄河携带来的肥沃土壤后,深入到曾经的大海所致。当然,它们倒下去的时候也把种子留了下来,因此来年春天,就会有一株株刺槐的幼苗破土而出,几年后又是一片新的刺槐林。一片片成年的大树悲壮地倒下,一丛丛幼苗倔强地破土而出,大自然的生死轮回,每年都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如期上演,意味着死,死孕育着生,生生不息,年年如此。

白蜡

上世纪80年代,石油工人开始美化绿化自己的家园,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区的成立,油田有了专业化队伍,但是在黄河入海口种树谈何容易!每年春天树种下去,几场春风一刮全部死光,来年再种,种了还是死,每年种树不见树成了这里的常态。我也不止一次参加单位组织的义务植树,但做的无一例外都是无用功。但没有有什么能难倒石油工人,当年他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把“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今天当然也能让黄河入海口绿起来、靓起来。他们不断探索科学的植树方法,不断筛选适合这片土地生长的树种。终于,他们找到一种新的植树方法,成活率开始大幅提高。他们先把树坑挖好,然后在太阳下暴晒数日,这样可以消灭土壤中的病虫害,为防止地下盐碱上返,他们在挖好的树坑中填上半尺厚的石子,因为石子上有大量缝隙,可以阻断盐碱,石子上面铺上稻草,稻草也有防盐碱的功效,然后从外地拉来好土填入树坑,最后再把树苗种下去。他们像精卫填海,从遥远的地方,一口一口把衔来的泥土填进这片荒芜的土地,衍出一片绿色。随着这一新的植树方法推广,黄河入海口一天天绿起来了,靓起来了。在树种筛选过程中,白蜡以其突出的成活率成为首选,因此在黄河入海口最不易种活树的地方,白蜡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它们不仅成活率高,而且也像柳树一样,耐旱、耐淹、抗风,种活就不会轻易死去。

如今大多数树种都能在黄河入海口存活下来,法桐、樱花、银杏、紫叶李、苦楝子、白玉兰、海棠、桃、杏、梨、枣等等,数不胜数。但无论品种有多少,柳树、刺槐、白蜡,它们永远是黄河入海口最具代表性的树、最能反映石油工人精神和品格的树、最能见证这座城市诞生和成长的树,也是最受这里人们欢迎和喜爱的树。

来过陕南安康的人,观山望水,满眼尽是活蹦乱跳的叹号。

湛蓝的天空下,山挽山,山拥山,山抱山,山环山,山扦插在山上,山嫁接在山上,大山的肩膀上是小山,小山的头顶戴着云彩的帽子。恍惚间,好像步入群山的丛林,驱车出入白云生处,路两旁葱葱郁郁的树木交错在一起,如一条幽深的隧道通向远方。车窗外,自山腰落下的瀑布,银白的哈达一般敬献给远方的客人。这样的礼遇,只有在陕南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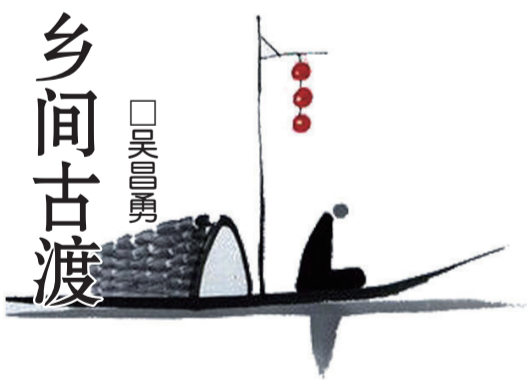
山里的空气是湿的甜的,云雾和雨露沿着林间小道一路小跑,一条条拇指粗细、茶杯粗细的山涧小溪,汇聚成一条蜿蜒曲折的水道。更为宽阔的水路,是两山之间的河流,那是水滴铺筑起来的轨道,自西向东,朝着天际延伸。

山道盘旋缭绕,水道悠悠荡荡。陕南人的生活,就是在山水间固守春秋收获的通达。在久远的岁月里,上山或者下山,上工或者放工,始终和头顶的日头保持相同的节奏和作息。甚至天空挂上繁星的灯盏之后,百姓才顺着洒满月光的羊肠小道归来。

隔着一条约,李生的南北两岸,也近也远。江这边的亲戚聚在一起划拳猜令,江那边能嗅到农家土酿的清香,江那边一声吆喝,嗓眼里旋起一阵风能把鸟雀如树叶一般拂至江这边的枝头。也有人夸张地说,两岸升起的炊烟,在江心能拧出一个青灰色的麻花辫来,就连两岸古树的根须,都有可能河床上勾连出网兜状的大地图案。

做船是个讲究活,是上了年岁的老木匠才有的手艺,也是对匠心的考验。长在山梁上的杉木树伐倒后,用木锯拉出三四寸厚的木板,要放在屋外晾晒整整一个夏季,让板材接受阳光的锻造,散发出醇厚的原香。就像收割庄稼,老木匠过一道手,找到杉木板的兴奋点和成熟期,方才择机开工。

锯,凿,刨,裁,开卯,灌榫……在叮叮当当的敲



乡间古渡

□吴昌勇

打声中,木船的雏形渐渐呈现,直到所有板材如骨肉相连,没有一星半点的缝隙。那边木匠即将收工,这边的漆匠也开始忙活起来,用上好的桐油掺着石灰,和面一般在石案子上反复揉捏,等石灰团泛起油光之后,在石板上无数道摔打,直至滑溜到和蒸馍的面一个成色,方才罢手。这样的传统技艺,既能将板缝糊严实,也为船身贴上一层保护膜,不透水,且防污。

乡间的把式做一条船至少需要个把月时间,待完工后,一只上好的木船至少有三看:看木板薄厚是不是匀称,看卯榫是不是严丝合缝,看船身涂抹的防水桐油是不是光亮黏帖。船夫要绕着船身细细端详一番,然后用手再摩挲每一块木板,每一个接口,有时还会凑近嗅一嗅过油的木板散发出的气息,如打量襁褓中满月的婴儿,确认五官端正、眉眼可人之后,方才握紧木匠的一双巧手,示意家人上酒上菜,热情款待一番。

船夫心里藏着一个理,造一只船就是建一座房,不光要遮风挡雨,还要经得起日晒夜露,每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人命的事情哩!再糙的船夫,嘴上都挂同样的一句话。船夫多半面善,多言,尤为要紧的是水性要好。他们习惯将码头称作渡口,把过河称作过渡,把船身两侧的橹称作木桨,把过河的乡亲称作船客,把乡亲们的船票钱一律称作心意。

渡口通常在水缓的浅滩,要方便乡亲们上船下船,方便自己泊船,还得考虑雨天会不会有大风大浪袭扰。日子久了,渡口就成了沿江的月台,一河两